

中霧慶重在

著繩 胡

版出社版出生生慶重

在重慶霧中

胡繩著

重慶生生出版社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初版（一——一〇〇〇）

在重慶霧中

著者 胡 繩

出版者 生生出版社

重慶民生路七三號

版權
所有

經售者 各大書店

目次

前記

一九四二年

真理的愛

不守「規則」的英雄

工廠礦穴中的戰士

賽珍珠的話

老實是科學的態度

戰時神經病

民主的真義

談正義感

何以讀書人少

一九四三年

做更強的人

希特勒還沒有死

死魂靈

愛與憎

入世與出世

中國的聲音

黑影

牆

科學與民主

勝利屬於科學

潘麟的飄流

民主與誠實

墨索里尼和馬志尼

向西挺進

科學不是招牌

釋「外國也有臭虫」論

感激與祝賀

一九四四年

從學習說起

讀「儒林外史」

我們致敬，我們歡呼

談陋規

「理想中的中國新文藝」

記夢

在民主中再生

納粹是勝利者麼？

歌聲的變遷

不要上納粹宣傳者的當

天是怎樣亮的？

阿Q的幻境

在全世界都是勝利的時候
變

再沒有可退的地方了

韜奮先生的道路

談規矩

血不是白流的

人民的力量決定一切

民主主義是生命的活力

談學者從政的問題

釋「莊嚴鎮靜」

混與狠

感情的麻醉劑

一九四五年

言語和武器

是不是代用品呢

歌頌人民的軍隊

正視農村中的黑暗

談破落戶

立言的失敗

夢的製造者

一種文法讀法

隔膜

紅十字

人民的勝利

與千萬人共呼吸的人格

爲中國民族的新時代的開始而歡呼

爭取和平的光榮

前記

一九四二年秋天，我回到重慶。在這以前，一九三九到四〇，我已經在重慶住過一年半。重來以後，一直住到現在，算來這不斷地爲濃霧、陰雨、酷熱、嚴寒所籠罩的山城中已經住了整整三個年頭了。

就在這三年中，整個世界，整個中國，以至就在這山城中都起了錯綜複雜而且意義重大的變化。當我剛回到重慶時，每天在報紙上讀到「史太林格勒人」以自我犧牲的決心和勇氣所從事的鬥爭。這一戰把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從退却的形勢扭轉了過來。從斯太林格勒開始的道路一直引向到勝利。這一條道路在前進中雖然還是佈滿了陷坑，荆棘，還是有曲折，頓挫，而且不斷的在暗中有「黑影」來擾亂反法西斯的國際團結和反攻，但是英勇的紅軍沒有一天停止過「向西挺進」，而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在歐洲大陸上的第二戰場開闢了，於是我們看到法蘭西的再生，看到東部歐洲的重光，看到柏林的合圍，看到聯合國國家勝利的旗幟飄揚在希特勒的宮殿上。

1. 在歐洲經歷着這從反攻到勝利的艱難的三年中，中國所走的道路是加倍艱難的。在一九四二年秋天，人們山前一年春天的不幸事件而緊張的心還沒有能放寬。作爲這山城天時的特徵的霧雖然在一年

中也足有五六個月佔統治地位。但覆壓在人們心頭的霧却像是永遠不能消散似的，到了一九四四年，日本突然對中國的正面戰場發動了五年來所沒有過的巨大攻勢，先是在河南，然後在湖南，又侵入廣西，甚至突進了貴州。無數帶着離奇古怪，使人悲憤莫名的故事而來的難民塞滿了重慶，這連空襲警報也有兩年不常聽到的城市一時捲入了驚惶中。由於中國情形和世界情勢的強烈的對照，由於從一九四三年以後各盟國輿論界的日漸強烈的批評，由於斷續進行了很久仍無結果的國共談判在這年九月裏的參政會大會上第一次由雙方代表作了公開報告，向人民提出了新的問題，由於廣大人民在實際生活的重压下，對於民主團結，反攻勝利的願望已燃燒到最高度，於是在抗戰大後方地區的政治生活便像是一鍋快要燒開了的水似地沸騰起來了。在憤懣、煩燥、恐慌、苦痛中，在掙扎、呼喊、追求、希望中，人們進入了那誰都預感到將會有決定性的事件發生的一九四五年。

在這三年中，除了別的文章以外，我寫了不少雜感短文；檢點一下，居然一共也有二百篇左右了。從這裏面揀出了六十五篇，從時間先後爲序，編成這個小冊子。因爲不過是些零碎片段的小文章，自然還不能作爲這三年來的巨大事變的鏡子看。這三年來的世事變動，幾乎沒有一件不是整部歷史上重大事件，其影響於這一代人的精神生活的也是異常廣闊而深遠的。記述這期間的世事變動和批評這期間的文化生活，自有賴於專家們的著述，這本小冊子只是生活在這個大時代中的一個「重慶人」記下他自己的實感而已。

胡 繩

一九四五、十、十五
在重慶近郊

目次

前記

一九四二年

真理的愛

不守「規則」的英雄

工廠礦穴中的戰士

賽珍珠的話

老實是科學的態度

戰時神經病

民主的真義

談正義感

何以讀書人少

一九四三年

做更強的人

希特勒還沒有死

死魂靈

愛與憎

入世與出世

中國的聲音

黑影

牆

科學與民主

勝利屬於科學

潘麟的飄流

民主與誠實

墨索里尼和馬志尼

向西挺進

科學不是招牌

釋「外國也有臭虫」論

感激與祝賀

一九四四年

從學習說起

讀「儒林外史」

我們致敬，我們歡呼

談陋規

「理想中的中國新文藝」

記夢

在民主中再生

納粹是勝利者麼？

歌聲的變遷

不要上納粹宣傳者的當

天是怎樣亮的？

阿Q的幻境

在全世界都是勝利的時候
變

再沒有可退的地方了

韜奮先生的道路

談規矩

血不是白流的

人民的力量決定一切

民主主義是生命的活力

談學者從政的問題

釋「莊嚴鎮靜」

混與狠

感情的麻醉劑

一九四五年

言語和武器

是不是代用品呢

歌頌人民的軍隊

正視農村中的黑暗

談破落戶

立言的失敗

夢的製造者

一種文法讀法

隔膜

紅十字

人民的勝利

與千萬人共呼吸的人格

爲中國民族的新時代的開始而歡呼

爭取和平的光榮

一九四二年

真理的愛

對於一個真理的戰士，真理不僅是外在於他的客觀存在。他是用全生命的力量熱烈地擁抱真理，真理成爲了他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靈魂。——這樣的人，我們可以說，不僅是信真理，而且是愛真理。

歷史上的一切殉道者對於真理都是有著最強的愛的。孔子曾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照我們的意思來翻譯，這就是說：有很多人對真理的愛還及不上對其戀人的愛。人們向他的戀人說：我的生命是屬於你的，那麼人們就更應該向真理說：我的生命是屬於你的！許多人因爲失去了戀人而悲哀、憤怒、乃至自殺；但也有人漠然地看着真理被強姦，被從自己的身上奪去，苟全性命地過着離開真理的生活。這些人是「信道不篤」，也是「愛道不堅」。

在中國歷史上，因爲封建權力的壓制，在男女之間，也很少一種最誠摯頑強的愛。「西廂記」中的愛不待說了，就是「孔雀東南飛」中最後以死殉情的愛人，在生前還是因母親幾句話的壓力而自動離婚。這和在羅米歐與朱麗葉之間的愛是比不上的，後者乃是不顧一切，衝破一切權威與壓力，生死

赴之的愛。對真理的愛就應該是這樣的愛，應該是人間最頑強、最誠摯、最偉大的愛；是不怕一切困難，不顧一切壓力永遠執着的愛，愛真理就要愛到這樣的程度：「造玄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生也在這裏，死也在這裏。

所以把真理的信徒看作是冷漠無情的人是不對的。一個真理的信徒，要以冷靜的頭腦去探索真理，也一定以熱烈的心腸去追求真理，擁抱真理，為真理而生，為真理而死。愛的不堅也就表示信的不篤。真理的信徒也就是對真理有着最強的愛的人。

十月一日

不守「規則」的英雄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部長在解釋關於斯大林格勒的戰事時說，德軍統帥部的公報中已經漸漸地承認在這戰役中有着「使人不能相信的困難」，而且還「硬說蘇軍士兵不照規則打仗，拒絕承認自己失敗」。（見昨日本報）——在法西斯匪徒的腦子里是有着一套被侵略者在作戰中所應守的「規則」的，那麼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們的確是最不守「規則」的戰士。

為一百萬的侵略軍隊所密集地包圍，為幾千的坦克和飛機從上空和地下猛烈地進攻，但是斯大林格勒城屹然不動。歷史上有過孤城困守的事，但從來沒有一次，在侵略軍的規則和守軍的艱苦上，比得了斯大林格勒，在歷史上也會有過殘酷的巷戰，但從來沒有一次巷戰是用了坦克和飛機及一切最新

武器，以這一條街和那一條街，以這一座建築物 and 那一座建築物，以這一層樓和那一層樓作這樣持久不屈的鬥爭過的。按照法西斯匪徒所想像的「規則」，斯大林格勒早已應該豎起了降旗，但蘇聯的人民竟沒有理會這「規則」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在作戰過程中，受了像蘇聯對德戰爭中所受的那樣嚴重的損失，還能保持如此堅強的力量和堅定的信念來繼續作戰，從來沒有一個民族能以一個城市抵擋半個世界，像蘇聯人民的保衛斯大林格勒那樣。法西斯匪徒不能想像何以在他的巨大的壓力之下，斯大林格勒還不屈服，他只能說，對方是不守「規則」的，——不是人，而是神。

但是保衛斯大林格勒確是人而不是神。從社會主義社會中產生了新的人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表現出有這種新的人的勇氣和力量，並表現出了用這種勇氣和力量是會做出如何驚天動地的事業。斯大林格勒的戰役創造了新的作戰規則，法西斯侵略者所永不能理解的規則；這是一個真正的人民戰爭中的規則，——這規則只有兩個字：就是「勝利」。

十月四日

工廠礦穴中的戰士

斯大林在最近曾說，蘇聯的力量，在強度方面，決不比法西斯德國的小些。這不是一句空話，有千萬萬像保衛斯大林格勒的英雄那樣的戰士們在做這句話的保障。羅斯福在十月十三日的「爐邊閒話

「中說：『在生產戰線上，我們是正在前進超過敵人』。這也不是一句空話，有千百萬美國的工廠，造船廠，礦穴中的戰士在做這句話的保障。羅斯福總統說得好，在美國的一萬三千萬的自由人中，有人是作爲兵士和水手而戰鬥，有人是在天空戰鬥，——而『有人是在賓夕法尼亞和蒙太那州的深深的地下的礦穴中從事着鬥爭』。

美國的龐大的生產力是戰勝法西斯的一個偉大力量，但我們不要忘記發揮這一力量的正是在那些工廠和礦穴中沉默地作着工的無名英雄——在這里面，婦女的數量是代替了男子而日益增加着。這樣的男工女工的無名英雄有着一個巨大的數量，而如羅斯福總統所說的，『爲了增加生產，我們必須在全國的生產力量上更加添幾百萬的工人。在新工廠開工的時候，我們一定還要更增加幾百萬人』。但「這幾百萬人到底是怎樣的人？他們在想些什麼？他們的疑慮是什麼？他們的希望又是什麼？而他們的工作是如何進行的」？這些問題是作爲美國全國統帥的羅斯福總統向自己提出的，爲了解答這些問題，他做了發表「爐邊閒話」之前的這一次巡行，而這一些問題，不也正是作爲同盟戰友我們所最不清楚的麼？

我們常常輾轉抄錄着美國生產的鋼鐵、飛機、坦克、船——這些戰勝法西斯的武器的數字而驚駭於其激增之速，但我們却常常忘記了隱藏在這種數字下面的生動的人力。沒有那在工廠礦坑中幾百萬的戰士自發地積極地爲了反法西斯目標而努力工作，這種數字的存在和繼續增長是不可能的。我們是多麼希望更多了解這種巨大數字的真正創造者的面貌，正如我們從電訊報告中認識了那些保衛斯大林格勒的人們一樣。